

张恨水
著

夜深沉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230343

I246.5

Z1106

恨水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夜深沉

I246.5/Z1106

723 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深沉/张恨水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8

ISBN 7 - 5399 - 2093 - 9

I. 夜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7899 号

书 名 夜深沉
作 者 张恨水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责任校对 薛 亮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2
字 数 24 万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2093 - 9/I · 1979
定 价 24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回 |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
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| (一) |
| 第二回 | 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
入门供洒扫做客宜人 | (八) |
| 第三回 | 多半日勾留闻歌忆旧
增一宵梦寐移榻惊寒 | (十五) |
| 第四回 | 妮婉话朝曦随亲挽客
殷勤进午酒得友为兄 | (二三) |
| 第五回 | 茶肆访同侪老伶定计
神堂坐壮汉智女鸣冤 | (三一) |
| 第六回 | 焚契灯前投怀讶痛哭
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| (四〇) |
| 第七回 | 腻友舌如簧良媒自荐
快人钱作胆盛会同参 | (四八) |
| 第八回 | 一鸣惊人观场皆大悦
十年待字倚榻独清谈 | (五六) |
| 第九回 | 闲话动芳心情侑暗许
蹊踪偷艳影秀士惊逢 | (六四) |

SA P36/9

- 第十回 难遏少年心秋波暗逗
不忘前日约雨夜还来 (七二)
- 第十一回 甘冒雨淋漓驱车送艳
不妨灯掩映举袖藏羞 (八〇)
- 第十二回 无术谢殷勤背灯纳佩
多方夸富有列宝迎宾 (八八)
- 第十三回 钓饵布层层深帷掩月
衣香来细细永巷随车 (九六)
- 第十四回 小别兴尤浓依依肘下
遥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(一〇七)
- 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终人已渺
抛残绣线香冷榻空存 (一一三)
- 第十六回 遍市访佳人佯狂走马
移家奉老母缱绻分羹 (一二一)
- 第十七回 妙语解愁颜红绳暗引
伤心到艳迹破镜难圆 (一三一)
- 第十八回 忙煞热衷人挑灯做伴
窃听夜阑语冒雨迁居 (一三八)
- 第十九回 顿悔醉中非席前借箸
渐成眉上恨榻畔拈针 (一四六)
- 第二十回 带醉说前缘落花有主
含羞挥别泪覆水难收 (一五四)

- 第二十一回 两字误虚荣千金失足
三朝成暴富半月倾家 (一六二)
- 第二十二回 末路博微官忍心割爱
长衢温旧梦掩泪回踪 (一七一)
- 第二十三回 仆仆风尘登堂人不见
萧萧车马纳币客何来 (一八一)
- 第二十四回 翠袖天寒卜钱迷去路
高轩夜过背烛泣残妆 (一八九)
- 第二十五回 难忍饥驱床头金作祟
空追迹到门外月飞寒 (一九八)
- 第二十六回 绝路忘羞泥云投骨肉
旧家隐恨禽兽咒衣冠 (二〇六)
- 第二十七回 醉眼模糊窥帘嘲倩影
丰颐腩腆隔座弄连环 (二一四)
- 第二十八回 倚户作清谈莺花射覆
倾壶欣快举天日为盟 (二二二)
- 第二十九回 月老不辞劳三试冰斧
花姨如有信两卜金钗 (二三一)
- 第三十回 事业怯重摧来求旧雨
婚姻轻一诺归慰慈亲 (二四一)
- 第三十一回 朱户流芳惊逢花扑簌
洞房温梦惨听夜深沉 (二四九)

- 第三十二回 虎口遇黄衫忽圆破镜
楼头沉白月重陷魔城 (二五九)
- 第三十三回 人陷惜名花泪珠还债
返魂无国手碧玉沾泥 (二六九)
- 第三十四回 归去本无家穷居访旧
重逢偏有意长舌传疑 (二八二)
- 第三十五回 难道伤心但见新人笑
又成奇货都当上客看 (二九四)
- 第三十六回 别泪偷垂登场艰一面
机心暗斗举案祝双修 (三〇六)
- 第三十七回 怀垢听歌事因惊艳变
蓄谋敬酒饵肯忍羞吞 (三一八)
- 第三十八回 献礼亲来登堂拜膝下
修函远遣拭泪忍人前 (三二九)
- 第三十九回 谈往悟危机樽前忏悔
隔宵成剧变枕上推贤 (三三九)
- 第四十回 一恸病衰亲惨难拒贿
片言惊过客愤极回车 (三五—)
- 第四十一回 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
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 (三六三)



第一回

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
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

夏天的夜里，是另一种世界，平常休息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。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一所大杂院，里面四合的房子，围了一个大院子，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，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。满天的星斗，发着浑浊的光，照着地上许多人影子，有坐的，有躺着的，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，在暗地里亮着，那是有人在抽烟。抬头看看天上，银河是很明显的横拦着天空，偶然一颗流星飞动，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巴，射入了暗空，在流星消减了之后，暗空一切归于沉寂，只有微微的南风，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。院子的东角，有人将小木棍子，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，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，风穿了那瓜架子，吹的瓜叶子瑟瑟作响，在乘凉的环境里，倒是添了许多情趣。

然而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，他们是不了解这些的。他们有的是做鞋匠的，有的是推水车子的，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，而最高职业，便是开马车行的。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，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，更恰当一些。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，单赁了两间小房，作了一所马车出租的厂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，放在小跨院里；他也只

有一匹马，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；靠短墙，将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所马棚子，雨雪的天气，马就引到那木板子下面去。他是老板，可也是伙计，因为车和马全是他的产业，然而也要他自己赶出去做生意。这位主人叫丁二和，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壮丁，成天四处做生意。到了晚上，全院子人，都来乘凉，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，横在人中间躺着。他昂了头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，觉得那道银河，很是有点儿神秘。同时，院邻皮鞋匠王傻子，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大家也听的很入神。

这时，在巷子转弯的所在，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外走着，乃是一把二胡一把月琴，按了调子打着板，在深夜里拉着，那声音更是入耳。正到这门口，那胡琴变了，拉了一段《夜深沉》，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，得儿咚咚，得儿咚咚的打着，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，静静儿的听着。等那个《夜深沉》的牌子完了，大家就齐齐的叫了一声好，王傻子还昂着头向墙外叫道：“喂，再来一个。”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，将手上的芭蕉扇，拍着椅子道：“喂，喂，王大哥，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，怪可怜的，可别同人家闹着玩。”这句话刚说完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：“这儿要唱曲儿吗？”那声音是非常的苍老。丁二和笑道：“好哪，把人家可招了来了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来就来了。咱们凑钱，唱两支曲儿听听，也花不了什么。喂，怎么个算法？”那人道：“一毛钱一支，小调，京戏，全凭你点。要是唱整套的大鼓，有算双倍的，有算三倍的，不一样。”说着，在星光下可就看到那人之后，又有两个黑影子跟随了进来。王大傻子已是迎上前去，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。看进来的三个人，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，一个是短衣的妇人，还有个穿长衣的，个儿很苗条，大概是一位小姑娘。王大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，却听到那妇人道：“我们这孩子，大戏唱的很好，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，准让你过瘾。”二和远远的插嘴道：“她唱什么的？都会唱些什么？”妇人道：“大嗓小嗓全能唱。《骂殿》、《别姬》、新学会的《凤还巢》，这是青衣戏，胡子戏《珠帘寨》、《探母》、《打鼓骂曹》，全成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《夜深沉》了，是《骂曹》的一段。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，可出不了多少钱，你要能凑合，一毛钱来两

支，成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呵，街上唱曲的也多哪，可没这价钱。我们今天也没生意，唱一会子该回去了。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，两毛钱唱三支，可是不能再加了。”王傻子回转身来，问道：“大家听不听，我出五分。”二和笑道：“我出一毛。”王傻子拍着腿道：“成啦！只差五分钱，院子里这么些个人，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？”乘凉的人，这就同声的答应着：就是那么办罢。

那一行三个人，慢拖拖的一溜斜的走进了院子里。王傻子立刻忙碌起来，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，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：“吓！大家全来听曲儿，这儿就开台了！”唱曲儿的男子道：“劳驾，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。”二和道：“凉茶喝不喝呢？”那人道：“那就更好了。”二和听说，立刻跑回家去，捧了一把壶三个茶杯子出来，自然一直迎到他们面前去。在黑暗中，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声劳驾，两手把茶壶接了过去，连连道了两声劳驾。在她叫劳驾的声中，二和像扎针扎了什么兴奋剂一样，心里倒是一动，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，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，倒不免呆了一呆。他们喝过茶之后，就问道：“各位唱什么，我这儿有个折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在哪儿啦？我们全不认得字，这件事可托着你了。”二和道：“看折子吗？连人都看不清，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，那不是笑话？”说着话，两人走到了一处，王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邦邦的折子在他手上。二和道：“不用瞧了，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，我都爱听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唱曲儿的，听见没有？你就挑拿手的唱罢。”这句吩咐过了，只见三个黑影子，已坐到一处，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，那调子，正奏的是南梆子。过门拉完了，那小姑娘唱了一段“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”的词句，正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唱完以后，加上一段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。二和本来回到他原位躺在藤椅子上，听完了这段《夜深沉》，二和叫了一声好，人随了这声好，就坐起来，那男子停了胡琴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还唱什么？”王大傻子道：“别骂人了，我们这儿，哪来的先生？”人丛中有人道：“真好听，再来一个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好听尽管是好听，可也不能老唱这个。”那女孩子道：“那我们唱一段《骂殿》罢。”王傻子道：“她自己点了这出戏，那准拿手，就唱这个罢。这孩子一副好

甜的嗓子，听了真够味。”黑暗里刘姥姥坐在阶沿上，只把一柄芭蕉扇轰蚊子，拍了大腿直响，这就插嘴道：“王傻子，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，叫人家孩子。”王傻子道：“我今年三十啦，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。”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：“我们这丫头十七，个儿小，瞧她不怎么大似的。”二和道：“好罢，就是《骂殿》，你唱罢。”于是胡琴响起来，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《骂殿》。

他们共凑的两毛钱，只唱三段曲子，很快的就唱完了，王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，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。那妇人道：“各位还听不听？要是不听，我们可得赶别家了。”大家听了，倒沉寂了一下，没有作声。二和道：“我出一毛钱，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。”那男子道：“也可以，我老两口子伺候你一段。”二和暗地里笑了，还没有答言，王傻子道：“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！花一毛大洋，干什么不好。我们就说这小姑娘嗓子甜，送到耳朵里来，真有那么一些子……我也说不上，反正很有点意思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可是她的戏，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。”二和笑道：“不谈这个了，一毛钱，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，末了，还是来一段胡琴。”唱曲的还没有答复呢，远远的听到有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：“二和可别唱了。今天下午，花钱可不少，你又喝了酒，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，也就够了。明天早上买吃的钱，你预备下了吗？”二和笑道：“唱曲儿的，你去赶有钱的主儿罢。我们这穷凑合，唱一个曲儿，凑一个曲儿的钱，你也不得劲儿。”那唱曲儿的三口子，一声儿没言语，先是椅子移动着响，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，鞋子拖了地皮响着，那三个黑影子，全走出大门去了。

二和躺着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的谈话，但他却是静静的躺着，只听到胡琴板，一片响声，越走越远，越低越低，到了最后，那细微的声音，仿佛可以捉摸。二和还在听着，但是这倭瓜棚上的叶子，被风吹的抖颤起来，这声音就给扰乱了。王傻子突然问道：“二哥怎么不言语，睡着了吗？”二和道：“我捉摸着这胡琴的滋味呢。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得了罢，咱们这卖苦力的人，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，别说花不起钱，也没这闲工夫捉摸这滋味。你家老太太嚷一声，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，你还不死心。”二和笑道：“就是不死心，

又怎么着？咱们还能每天把卖唱的叫到院子里穷开心吗？”王傻子笑道：“咱们总还算不错，坐在这里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。伺候我们的，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小姑娘这么唱一段，你就受不了了，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，你怎么办？”王傻子道：“瞧了干着急，那我就投河了。今天我媳妇到娘家去了，我敞开来说，好的想不着，赖的还是把我霸占了，这辈子我白活了，我非投河不可，要不，憋的难受。”二和笑道：“这傻子说话，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。”王傻子道：“二哥你别胡骂人，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。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，假使你有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伺候着，你能放过她吗？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才怪呢。”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，乱扑了几下，笑骂道：“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，什么都说，天不早了，都睡去罢。”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，大家一阵风的就散了。

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，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。忙了一天，大家坐在院子里，风凉着，说说笑笑，把一天的劳苦都忘了去。到了次晚，大家自然是照样的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然而那卖唱的，奏着《夜深沉》的调子，由胡同口上经过，可没有人再说，把他们叫进来。因为除了二和，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。二和因为昨日已经让母亲拦阻着了，今天哪还敢发起这事呢。自此，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，只好静静的听一阵子，有时，他们在附近人家唱，也就追到人家门外，隔了墙去听着。那三口子的噪音，听的很熟，他们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，也知道是谁，可是他们的脸面，却没有看得出来。自己也曾想着，要瞧瞧他们，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才好，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的，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？不久，天气又慢慢的凉了，胡同里的胡琴声，有时听得着，有时又听不着，后来是整月不来。

天气就到了深秋了。是一个早上，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，套好了马车，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，坐到车前座上，啪的一鞭子，四个轮子骨碌都作响，直奔前门。街上的槐叶子，带了些焦黄的颜色，由树枝空当里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子荚来，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，唼唼有声。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，心里头正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忽然有人叫道：“那位赶马车的大哥！”回头看时，一条小胡同口，一个

蓬着头发的姑娘，满脸的泪痕，抬起两只手，只管向这里招着。二和将马带住，跳下车来，迎向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认得我吗？”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向墙上一靠，将手托住头。在她这样抬手的时候，看见她两条光手臂，有许多条的粗细紫痕，那两只青夹袄袖子，犹如美丽的物件下面挂着穗子一样，叮叮当当的垂下布片来，再看她身上穿的那青布夹袄，胸前的齐缝，也扯成两半边，裂下一条很大的口子。因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回事？家里有什么人打你吗？”她听了这话，两行眼泪，像抛沙一般，滚了下来，抖颤着声音道：“我师傅，我师傅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回头看到巷子里面有人跑了来，放步就跑，却顾不得谈话，二和跳上车去，一兜缰绳，马就飞跑上去，赶了一截马路，马车已超过了那姑娘面前去，二和回头看时，见有一男一女，手里各拿一根藤条，站在那小胡同口上，只管东张西望着。

那个哭的姑娘，跑了一截路，也赶上了马车，藏在人家一个大门楼子下面，向二和乱招手，口里低声叫道：“喂，掌柜的，你带我跑一截路，免得他们追上我。”二和将马车赶了一截路，已是缓缓的走着，二和听了姑娘的喊叫声，就向她点点头，低声答道：“你快上来。”于是把马拉拢一步，带到大门楼子下，那姑娘也不等马车靠拢，就奔到车子前，两手将车门乱扯。二和一跳，向门楼子下一窜，势子也来的猛一点，向墙上一碰，咚的一声，可是他也来不及去管了，左手摸着额角，右手就来开车门。那姑娘跳上了车子，将脚乱顿着道：“劳你驾，把车子快开走罢，他们追来了，他们追来了！”二和被她催的心慌意乱，跳上车也只有兜住马缰就跑。跑了一截路，这才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让我送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她答道：“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怎么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呢？我是到西车站接客去的。”她道：“我就上西车站搭火车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搭火车到哪儿？”她道：“到哪儿也可以。”二和将车子停住了，回转头来，向车子里看着，因道：“姑娘，我好意把你救了，你可不能连累我。你叫我把你带上西车站，那算怎么回事？那里熟人很多，侦探也很多，你要让人家告我拐带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那里有侦探？我家住西城，你把我送到东城去就是，劳你驾，再送我一趟。”二和道：“送到东城以后，你怎么办？”她道：

“我有个叔叔，在北新桥茶馆里当伙计，我找他去。”二和道：“这样说着，那倒是成。”

于是一面赶着马车，一面和她说话，问道：“你师傅干吗打你？”她道：“师娘不在家，他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刚才有一个女人，也追出了胡同，不是你师娘吗？”她道：“是我师娘，我师娘回来了，听了师傅的话，也打我。”二和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她低住了头，没有作声。二和道：“师傅常打你吗？”她道：“师娘常打我，师傅倒是不打我，可是这一阵子，师傅尽向我挑眼，也打过我好几回了。”二和道：“你总有点什么事，得罪你的师傅了。”她道：“不，我在家里，洗衣煮饭，什么事全替他们做，出去还替他们挣钱。”二和道：“挣钱？你凭什么挣钱？”她顿了一顿道：“做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师傅是一个裁缝吗？”她道：“唔，是的。”“你家里人呢？”她道：“我什么亲人也没有，要不，他们打我，怎么也没有人替我做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还有一个叔叔吗？”她道：“哦，对的，我还有个叔叔。”二和道：“叔叔不问你的事吗？”她道：“很疏的，他不大管我的事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她道：“我姓李。”两人说着话，不知不觉，把马车赶到了一所空场。

二和把马车拢住，由车子上跳下来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下车来罢。由这里向北走，向东一拐弯，就是北新桥大街。”她跳下车来，将手理着头上的乱发，这才把她的真相露了出来：雪白的鹅蛋脸儿，两只滴溜乌圆的眼珠，显出那聪明的样子来。二和便道：“倒是挺好的一个人。”她站着怔了一怔，望了他道：“由北新桥过去，再是什么地方？”二和道：“过去是东直门，你还要过去干什么？”她道：“不过去，我不过这样的问一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叔叔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道：“叫王大龙。”二和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你说你姓李，怎么你叔叔姓王呢？”她愣住了一会儿，笑道：“是我说错了，我叔叔叫李大龙。”二和向她打量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你去罢，拐弯就是北新桥。没想到为了你这档子事，耽误了我西车站一趟生意，我还得赶出城去捞东车站的生意呢。”说着，跳上车去，一撒缰绳，车子掉转过头来向南走。看那姑娘时，将脚拨着地面上的石块，低了头缓缓的向北走。她没有向二和道谢，二和也没有那闲工夫，再问她向哪里去了。



第二回

附驥止飄零登堂見母 入門供洒掃做客宜人

人生的聚合，大半是偶然的，不过在这偶然之中，往往可以变为固然。

二和同那位逃难的姑娘，一路谈到这空场子里，也就觉得她果然有些可怜。这时虽然掉转马头，自己走自己的，可是再回转脸来向北看，只见那女孩子两手抄在衣岔上面，低了头，一步拖着一步的走了去。二和将手上的马鞭子一举，叫道：“喂，那位小姑娘，别忙走，我还有话问你呢。”那女孩子听了这话，一点也不考虑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她走来的势子，那是很猛的，但是到了他面前以后，这就把头低了下来，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叫我干吗？我已经给你道过劳驾了。”二和跳下车来，笑道：“你不和我道劳驾，这没有关系。我还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你有个叔叔在北新桥茶馆里，这话有点儿靠不住吧？”她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有一个叔叔在茶馆子里。”二和道：“这茶馆子的字号，大概你不知道。但是这茶馆子朝东还是朝西，是朝南还朝北，你总不会不知道。”她昂着头想了一想，忽然一低头，却是噗嗤一笑。二和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简直是撒谎的。你说，你打算到哪里去？”她抬起头来，把脸色正着，因道：“我实话对你说罢，因为你追问着我到哪里去，我要

不告诉你有一个叔叔在北新桥，那你是会老盯着我问的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二和道：“我老盯着你问要什么紧？”她道：“我怕你报告警察，送我到师傅家里去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到师傅那里去，又没有家，那么，你打算往哪里跑呢？”

她听着这话，倒真个愣住了，瞪了那乌溜的眼睛，只管向他望着，将右脚上的破鞋，不断的在地面画着字。二和道：“你不能跑出来了，糊里糊涂的乱走一起，你事先总也筹划了一会子，自己究竟是打算到哪儿去。”她道：“我要是有地方去的话，我早就逃走了。就因为没地方去，我才在他们家里待着。”二和道：“怎么今天你又敢跑呢？”她道：“我要不跑，在他们家里，迟早得死。还有那个畜类的师傅，他逼的我待不下去，我只好糊里糊涂，先跑出来，逃开了虎口再说。我也有个想头，一来是逃下乡去，随便帮帮什么人的忙，总也可以找碗饭吃；第二条路，那不用说，我就打算死啦。别的事情不好办，一个人要寻死，没什么办不到。”二和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你师傅待你还不错吗？”她退后了两步，低了头没有作声，将两个手指头放在嘴唇皮子上抿着。二和道：“这样子说，你准是走第二条路，看你脸上，一点没有发愁的样子，反正是死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沉郁着脸子，把眼皮也同时垂了下去，可没有答话。

二和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已高升过了人家门外的高槐树上，皱了两皱眉毛道：“我不碰着这件事呢，我就不管，现在眼睁睁的看你去找死，可没有这个道理，你能不能依着我的话，到我家里去一趟，我家里有个老太太，她见着的事就多啦，可以劝劝你。”她道：“到你们家去也可以的，可是我得声明一句，你要把我送回师傅家里去，我是不干的，你可别冤我。”说了这话，她向二和周身上下，全看了一眼，二和道：“这是笑话了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就是你师傅也关你不住，我们一个过路的人，就能把你送回去吗？脚在你身上，我要你回去，你不走，我们也算白着急，你先到我家里去瞧瞧，若是不好，你再走，那也不迟吧？我豁出去了，今天上午，什么买卖也不做，我再陪你跑一趟，你上车。”说着，就上前把车门打开了，而且还欠了一欠身子。她跳着上了车，由车门子里伸出了半截身子，向二和道：“你若是把马车向我师傅家

里赶了去，那我就跳下来的。”二和道：“你这位姑娘说话，也太小心了。你上我的马车，是你自己找着来的，又不是我去拉了你来的，你若是不相信我，就不该叫住我救你。”她笑道：“我倒相信你是个好入，就是保不住你不送我回去。掌柜的，劳驾了，我跟你去了。”二和跳上了车子，一鞭子赶了马车就跑，因为是一径的跑着，也就没有工夫来和她说话，到了家门口，把车子停在门外，那姑娘倒像是熟路似的，开了车门下来，直向小跨院子里丁家走去。在这屋檐下，坐了一位老太太，背对了外坐着，二和道：“妈，我告诉你一段新鲜事儿，我带着一位客来了。”那位老太太扭转身来，尖削的脸上，闪出了许多皱纹，戴了一把苍白的头发，不住的微微的摇撼着，这是表示着为人受刺激太深，逼出来的一种毛病。她虽是站起来了，她还依旧仰了脸看人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她还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。

二和站在他母亲面前，向那位姑娘招了两招手，因道：“请你过来见见，这是我妈。”那姑娘走了过去，叫了一声老太太，丁老太就伸出右手来，一把握住了她的手，左手却在她手臂上肩上，全轻轻的抚摸一番。因笑道：“这可是一位小姑娘。二和，是哪一家的？”二和道：“你老坐着吧，先让我把一段子经过的事告诉你，然后再让她说她的。”丁老太就弯了腰，把刚才自己坐的凳子，拍了两下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就在这儿坐着吧。”她说完了这话，自己慢慢的走到对过的所在，弯了腰，伸着两手，在各处摸索了两三下，果然就让她摸到了一把小椅子，然后坐下。二和在墙上钉子上，取下了一条半干湿的手巾，在额头上乱摸擦了一阵，这就笑着把今日早上的事，叙述了一番。

丁老太虽然看不到来的贵客是怎么一个样子，可是谁说话，她把脸朝着谁。等二和把话说完了，这就将脸一转，朝到那位小姑娘，笑问道：“我儿子说的话，全是真的吗？你贵姓？我应当怎么称呼呢？”她道：“你太客气，还说这些啦。我姓王，师傅替我起了个名字叫月容，成天成晚的就是这样叫着。扫地抹桌，洗衣煮饭，什么全叫我，我真腻了。我在家的時候，小名儿叫小四儿，你就叫我小四儿罢。”二和道：“姑娘，你同我妈妈有一句便说一句，就别发牢骚了。”丁老太将脸朝着他道：“二和，你还没有做买卖啦，我听这王姑娘的话，一定很